

RUSSIA

遭遇俄罗斯

一位驻俄外交官的私人手记 流云◎著

引子—>到任之初—>冬天里的一把火—>失踪者—>喋血伊尔库茨克—>经济纠纷案（上）—>经济纠纷案（下）—>李治春家大劫案—>肖铮真假间谍案—>刘建军的冤狱—>毛振民在狱中—>真诚的关爱，坚强的后盾—>孙步远致残之谜—>“养猪大王”的灭顶之灾—>张成寿的遗书—>华新公司诉讼案—>客死他乡—>北国第一门身后的遣返案—>赌场挟持案—>不明身份的“天外来客”—>非法越界案—>火眼金睛的俄罗斯边检—>李秀琴的葬礼—>骗你没商量—>国际刑警追捕贪犯案—>海参崴命案—>崔金龙、汪保贵溺水死亡案—>穿警服的盘剥者—>北区市场风波—>制作中国人的“护身符”—>路遇俄罗斯“绿林”—>白令海中国船只被查扣案—>杜保国和他的“汽车炸弹”—>湖城的恐怖绑架案—>伊尔库茨克劳工案



遭遇俄罗斯

一位驻俄外交官的私人手记 流云◎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遭遇俄罗斯 / 流云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008-4331-3

I. 遭… II. 流…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041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总编室)

(010) 82075934(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30 千字

印 张: 13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引子

五月天，由于所处的纬度较高，傍晚下班时分太阳还是高高的。从总领事馆步行回家只需五六分钟的时间。我租住在一栋居民楼的三层，一下子从阳光万丈的外面走进黑洞洞的楼道，我的眼睛颇感不适，隐隐约约看见对面有一个人向我走来。他张开的手臂拿的好像是一块灰色的毯子，正迎面向我慢慢地移来。我下意识地向旁边躲闪，好让他过去，可谁知他竟用毯子把我逼到了角落里。借着门口射进来的阳光，我看清这是一个卷毛的俄罗斯青年男子，他面无表情，如同行尸走肉。我感觉不对，心想自己在俄罗斯处理了那么多中国公民遭俄罗斯人抢劫或杀害的案件，这回难道自己也碰上了不成？当我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卷毛的毯子已经到了眼前，就要把我给包住了，我开始拼命地呼救和反抗。说时迟，那时快，从楼梯上和楼门外又蹿出来四五个大汉，强行把我架起并塞进了一辆停在门口的白色面包车。在绑架我上车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堵我的嘴，卷毛还不断地说：“柳先生，冷静些，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只是想跟你谈谈。”

上了车后，我反倒冷静了下来并开始观察。除了司机面前的挡风玻璃，其他车窗全都被窗帘遮盖得严严实实。车上一共有六七个俄罗斯男子，个个膀阔腰圆，一看都是有身手的，任何反抗在他们面前都是没有意义的。而卷毛无疑是他们的头儿，他见我停止了喊叫，便自我介绍道：“我们是克格

勃，我叫谢尔盖。”

“我对你们这种光天化日绑架中国领事官员的做法提出抗议！”

“我们非常想跟你谈一谈合作的问题。”

车子在谢尔盖的示意下，沿着伊斯托明大街一直向南开去，过了阿穆尔林荫道和马克思大街，快到乌苏里林荫道的时候，在路边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停了下来。

谢尔盖打开手提电脑，给我放了一段录像，我看后哈哈大笑。

随后他又给我放了一段录像，我亦不屑一顾。

“开车！”谢尔盖狠狠地命令道。

我被他们押到伯力南区一个极为私密和豪华的旅馆。在四层的一个套间里，谢尔盖请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威士忌，并把手机还给了我。这时我才注意到，在厮打时，不仅我的手机被他们卸下并关闭了，总领事馆给每个同事配备的用于防身的催泪瓦斯罐也被他们拿下了，连我穿的西服袖子与衣服接合处也被他们扯破裂开了。谢尔盖当即掏出了一千美金放在桌上，说是作为对我西服的补偿。

在最初的谈话中，他认定我是中国的特工，我予以坚决反驳。接下来的谈话，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审问。

“你为什么逼人太甚、穷追不舍，把我们一些强力部门逼得已经面子丢尽、没了退路？”

“你为什么要替刘建军申冤？”

“你为什么会见中国黑社会的李延军？”

“‘霍姐’是不是你们的机要员？”

.....

最后的谈话是，他限我三天之内提供给他一份总领事馆的机密文件。

时间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饥肠辘辘、身心疲惫地回到了家。我度过

了一个漫长、难眠的夜晚。一想到何副总领事家一个月内连续两次被盗、赵领事在下班路上被歹徒打得遍体鳞伤，我就痛心不已。“要想保护别人，首先要保护好自己。”这是前辈的教导，但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啊！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我开车出去，发现总有一辆吉普车如影随形。虽然我用计把它甩掉了，但我心已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必须尽快离开俄罗斯这个是非之地。

星期天，直到海关、安检手续办理完毕后我才长出了一口气。我登上了回国的飞机，旁边坐的是奉命护送我回国的小孙领事。起飞后，我向航空小姐要了一杯饮料。一个身姿婀娜、笑容可掬的航空小姐端着一样东西向我走来，当她走到我的跟前，我终于看清，她手里端着的竟然是一把手枪……

我一下子惊醒了，这一阵血雨腥风原来是一场噩梦，但梦醒后许多依稀往事又浮现在了眼前。

目录

- 引子 → 001
到任之初 → 001
冬天里的一把火 → 007
 失踪者 → 011
喋血伊尔库茨克 → 017
经济纠纷案(上) → 022
经济纠纷案(下) → 028
李治春家大劫案 → 034
肖铮真假间谍案 → 039
刘建军的冤狱 → 043
毛振民在狱中 → 051
真诚的关爱,坚强的后盾 → 056
孙步远致残之谜 → 064
“养猪大王”的灭顶之灾 → 071
 张成寿的遗书 → 077
华新公司诉讼案 → 082
 客死他乡 → 088
北国第一门身后的遣返案 → 093
 赌场挟持案 → 098
不明身份的“天外来客” → 106
 非法越界案 → 110
火眼金睛的俄罗斯边检 → 116
 李秀琴的葬礼 → 122
 骗你没商量 → 128
国际刑警追捕贪犯案 → 135
 海参崴命案 → 142
崔金龙、汪保贵溺水死亡案 → 146
 穿警服的盘剥者 → 150
 北区市场风波 → 157
制作中国人的“护身符” → 163
路遇俄罗斯“绿林” → 168
白令海中国船只被查扣案 → 171
杜保国和他的“汽车炸弹” → 178
 湖城的恐怖绑架案 → 186
 伊尔库茨克劳工案 → 192

到任之初

2002年冬,我被外交部派到中国驻伯力总领事馆工作。这次被派出国常驻,我心里早有准备,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被派往伯力——可这已经无可改变,因为被派往哪里不取决于我。出国前,我所在的地区业务司领导找我谈了话,鼓励我到伯力后勤奋工作、不负众望。从谈话中我得知,是伯力成总领事“点名”要的我,这令我有些受宠若惊。然而,抵达伯力后却非如此。

我飞抵伯力正值俄罗斯隆冬时节,一打开舱门,一阵刺骨的寒风迎面吹来,连我这个在东北雪地里长大的孩子也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我走下飞机,但见机场白雪皑皑,只有跑道露着沥青的路面。伯力的机场不大,乘客下了飞机,不需走廊桥也不需坐摆渡车,直接走上几十米就进了大厅。与我同机抵达的乘客将近一半是中国人,我当时哪里知道,这些人很快就将成为我工作的对象。我观察了一下,有三四条边检通道,但是却没有外国人的专门通道,更别说外交通道了。外交人员享有通行便利,这是国际惯例,也是我恪守的准则,因为我代表的不只是我自己。我向俄边检人员出示了外交护照并说明了情况,要求先予放行。我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满足,但可能是因为我的护照资料在伯力机场边检人员的电脑里还没有出现

过,或者是他们要把我的资料报到克格勃那里(到任后我才知道,俄边检人员直属克格勃管辖),我还是正经等了一阵子才被放行,排在我后面的不知情的中俄两国公民都对我流露出不满的神情,我只有歉意地点了一下头。总领事馆派来接我的是小孙,我们在国内就认识,而且还一起踢过球,但我不知道的是,成总领事在我到任之前已选定小孙为他的秘书。他细高身材,戴着一顶滑雪帽,我开玩笑称他为“忍者神龟”。行李又等了不短的时间,可能是天太冷,行李搬运工的手脚被冻得行动不便了吧。后来我经常出入这个机场才明白,出行李的速度与天气的冷暖无关。俄方机场人员的工作效率本来较中方就慢很多,而对中国人的检查力度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总算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小孙开车大约用了半小时把我拉到了总领事馆。

首先热情接见我的是何副总领事,他向我介绍了总领事馆方方面面的情况,十分细致;还带我挨个部门转了转,与各位同事一一相识。何副总领事最后告知我,经与成总领事研究决定把我分配到领事部工作。他似乎看出了我的迷茫,便引我去见成总领事。寒暄过后,成总领事主要向我解释了他的考虑:“领事部是我们总领事馆的‘重中之重’,需要你这样年轻有为的人才去充实,相信你会有所作为。”我还能说些什么?

既来之,则安之。休整两天后,我就到领事部报到了。领事部的工作主要分三大块:一块是证件;一块是办案;还有一块是侨务。证件工作包括为在俄的中国公民办理护照、回乡证等和为俄罗斯公民办理各类赴华签证及两国人民的公证认证业务,这方面我完全是个门外汉,需要从零开始学习各项规定流程。到任之初的头几个月,每天白天我在接待前台实际操作,晚上就回家捧着业务书籍继续钻研直到吃透并与实际对照。由于这是项政策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很快我就掌握了要领。办案工作应该说我是熟悉的,但伯力总领事馆的办案有自己的特点,这也正是我想向读者朋

友讲述的。我经常半开玩笑地说：“在这里，每天我接触的是形形色色的人，处理的是形形色色的事。”其实“形形色色”一词换成“千奇百怪”也并不过分。

由于我到任之初正赶上岁末年初，也正是总结归档工作如火如荼的时候。我看得出来，许多同事不愿意做归档工作，因为确实太费精力，而且领事部一半以上的同事是像我一样的新同志，他们比我到任早不上半年，有的只有一两个月，比如葛领事，我们在国内还一起接受过领事业务的培训。不是你干的工作，让你理出一个头绪来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但我的观点是，正好利用归档的机会把以前的事儿弄个心中有数并可以学到办案经验，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主动请缨，全权负责领事部 2000 年至 2002 年度的归档工作——以前伯力总领事馆就没有系统整理过这方面的档案，这次之所以大张旗鼓是因为外交部有了统一要求，所以一下子要整理两三年的档案。

不投入不知道，以前兄弟们办的案件真是浩如烟海。在归档过程中我最初的设想和目标可谓实现和达到了。这里想挑上几个案件讲一讲。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伊尔库茨克空难案”。2001 年 7 月 3 日莫斯科时间 21 时 10 分，俄海参崴航空公司一架满载乘客和机组成员的图 -154 型客机，在伊尔库茨克机场附近因机械故障而坠毁，机上 145 人全部遇难，酿成了俄罗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起空难事故。遇难的乘客中有 12 名中国公民。关于这场空难，我记得在国内时就曾有过大肆报道。我来到伯力后，馆里亲历过那场空难善后处理事宜的领事几乎全部离任了，唯一还在任的就是熊领事了。我好奇地向他请教过当时的情形，他只说了四个字——一言难尽。后来从整整一卷的厚厚档案中我得知，熊领事和另外一位领事在事发后第三天辗转赶到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州检察院圈定的飞机残骸现场连续工作了将近 72 小时，主要是帮助遇难者亲属辨认死者尸

体——有的已经严重烧焦变形，有的只剩下一条大腿或一段手臂，有的则根本就是“死不见尸”，其场面悲惨异常，气味也可想而知——别忘了，当时正值酷暑。从保留下来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前期工作的难点主要表现为俄方提供旅客名单慢、提供后因语言障碍而无法确定死者姓名和通知亲属，还有刚才已经讲过的尸体的辨认问题，尸体的保存和火化也是一个大问题——伊尔库茨克太平间的冰箱是有数的；而伊尔库茨克又没有火化场(俄罗斯盛行土葬)，最近的火化场在千里之外的新西伯利亚。后期的工作难点则主要集中在赔偿的问题上——俄罗斯没有机票附带航空保险的做法，所以也就不存在保险公司赔付的问题；而航空公司遇此情况根据有关法律的赔偿是有封顶的，实际上这 12 条性命每条才获赔三四百美元。可是，要知道，这 12 条性命有哪一个随身携带的现金不超过这笔可笑的赔偿金呢？据参与协助处理后事的伊尔库茨克侨团几位元老介绍，中国商人一般都愿随身携带大量货款，而不愿通过银行汇款。

伊尔库茨克机场后来就有了俄罗斯的“百慕大”之称，这是因为，每过一段时间，大概是一两年，伊尔库茨克就会发生一次轻重不同的空难，当然不是每一起都有中国人。另一起与中国人有关的空难发生在 2005 年 7 月 9 日，俄罗斯西伯利亚航空公司一架 A310 客机在伊尔库茨克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次日俄调查委员会宣布，失事客机上共有乘客和机组成员 203 人，只有 74 人生还。在这架飞机上共有 15 名外国公民，其中三人为中国同胞，一位王姓男子因坐在飞机尾部而侥幸逃生，另外两名女子则丧生于空难。不过，这已经是发生在我回国以后的事了。

第二个案件被我称为“东方列车杀人案”，因为我记得看过一个电影名为《东方快车谋杀案》。这里要讲述的列车虽然不快，却是“东方列车”，因为它开行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只不过是从东西伯利亚的赤塔开

往远东的海参崴。当时车上有一位中国公民，名叫栾英杰。当列车行至海兰泡（俄称布拉戈维申斯克，此书均简称为“布市”）时，栾英杰却被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推下了奔驰的列车而被残忍地杀害了。后来，俄警方在铁路边上的草丛中找到了他的尸体。我在整理“死亡档案”时偶然见到了这张尸体照片，其状可怖令我不禁毛骨悚然。好在案件最终还是得到了侦破，杀人真凶竟是俄罗斯的列车员——他见栾英杰怀揣不少现金便起了谋财害命的歹心，深夜他把栾英杰骗到两个车厢的中部，趁其不备将其推了下去。

姚龙河案是我到任后经办的第一起案件，所以印象格外深刻。被分配到领事部工作还没有两天，成总领事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伯力中国人大市场（俄文称维波大市场）有一个叫姚龙河的哈尔滨人，他是市场管理部门的翻译，他本人和他的亲戚在市场上也有摊位。自从2002年俄罗斯开始对外国来俄劳动力实行打工卡制度以来，已经陆续有三四十个华商联名或分别写信给总领事馆，控告姚龙河为市场管理者充当欺压同胞的走狗、借办理打工卡的名义勾结俄方向大市场上的华商非法敛财。办理一个打工卡的正常费用大概是1500卢布，而他却收取至少5000卢布。现在你给国内公安机关写一份报告，把这些情况反映回去，请他们派人来把这个姚龙河扭送回国治罪，为中国人除害！”我初来乍到，情况也不熟悉，当然是头儿让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但心里却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报告写完发走后，这个案件似乎从此就与我没了关系，直到一年后成总领事离任后我才得知，那个报告发走后不久，国内公安机关就来了答复——因赴俄调查取证困难且华商举证的证据不足，所以对姚龙河无法立案，国内公安机关只能在他回国时对他进行说服教育而已。

但我跟姚龙河的交道却刚刚开始。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在维波大市场

处理刘吉祥案，在市场管理部的办公室。刘吉祥，黑龙江省海伦人，为人行侠仗义，在大市场上经商多年，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于是就产生了拉竿子成立商会、维护华商利益的想法，最终落了个被克格勃驱逐出境的结果。我们正说着话，从外面进来一个脸膛发黑、身材略胖但却相当健壮的中国男子，年纪在三十岁上下，一副傲气十足的样子，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姚龙河。刘吉祥一见到姚龙河，起身就走，因为他们是志不同、道不合的对头。俄方的市场经理把我介绍给了姚龙河，他顿时把自己的傲慢之气收敛了一下——他是偶然进来，事先并不知道领事在此。我设想了一下，如果我不是领事，而是一个在市场上经商的普通人，他对我的脸孔和态度很可能是另一般模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成总领事的结论是对的。不过，也有中国人对姚龙河抱有感激之情——我就曾亲耳听到过一位朝鲜族妇女说：“多亏有‘龙河’帮忙，我们才办下了打工卡，要不然上哪办、怎么办？我们连门儿都找不上。别说 5000 卢布了，就是再贵一倍也得办呀！”既然连公安机关暂时都不能把姚龙河怎么样，我决定也找他“帮忙”——我把他纳入了我的领事保护预警机制，让他随时向总领事馆报告大市场上一切与中国人有关的风吹草动；在向华商发放我们制作的领事保护卡时，我也让他冲锋在前。大市场华商李海胜被杀后，他还曾积极帮助死者亲属把尸体运回了国内——在尸体过关这个问题上，当然还是我们总领事馆的照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姚龙河的最终结局是，拿到俄罗斯的绿卡后却还是被克格勃列进了禁止入境的黑名单。

冬天里的一把火

我们还都深切地记得，当年那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唱响春晚时，是何等的激情四射。但是，当真正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烧起来的时候，人们可就没有那么激情四射了。

2002年冬，伯力最大的中国人大市场——号称有三千中国人的维波大市场——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一夜之间有近百家华商的摊位和库房被烧毁。据说，凌晨四点多消防队赶到后，由于冬天水量不足，火借风势，只能挑重点来救火，有的东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自己烧完。头一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还一切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再来上班时眼前已变成了一片废墟，谁能一下子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呢！最让人心痛的是，经济损失根本就是无法计算的。这是因为，除了被烧的大量货物外，许多华商在伯力临时租民宅居住，把每天周转的大笔货款和现金收入随身携带和放在租住房内都是不安全的，但每天去一次银行也不现实——有去银行排队的工夫不知又少挣多少钱呢，所以他们便在每周去一至两次银行之间的间隔期把现金藏在库房内。他们想，库房是铁皮的，市场每晚都有人值班，总归安全一些。但水火无情啊，这笔损失只有打掉牙硬往肚子里咽了。

一下子失去了生活来源的上百名华商来到总领事馆哭诉和求助。我

们一面请俄方尽快调查火灾事故原因，一面安抚大家发扬互助和自救的精神。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就是向市场主管部门提出交涉，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受灾华商的利益。维波大市场归“阿里”公司所有，这是一家在伯力很有实力的私营企业，老板是阿塞拜疆人。我们与该公司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协议：“阿里”公司同意出资，在一个月内为受灾华商免费修建比以前外观更像样、结构更结实的摊位和库房，并对愿意继续租用这些新摊位和库房的华商给予租金方面的优惠。同时，在总领事馆的敦促下，市场采取了加强防火的一切必要措施。华商皆大欢喜，为总领事馆送来了匾额表示谢意。从此，我们与“阿里”公司也结下了交情——每当公司举行庆典，必定邀请总领事馆派员出席，我们也很是捧场，这主要是因为，毕竟有为数众多的同胞在人家的屋檐下，不管有什么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还要再打交道。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步棋是相当正确的，在处理维波大市场华商李海胜被枪杀案和在市场为华商发放“护身符”的工作中，“阿里”公司都给予了积极协助。

这场冬天里的一把火烧过后，转过来又发生了夏天里的一把火。共青城市场大约有二三百名中国公民在那里经商，他们在报案材料中写道，经济损失超过上千万元人民币。我们两位领事驱车 300 多公里赶到现场，实地一了解，损失并没有这么巨大——其实他们不这样虚张声势，总领事馆也会同样重视此案的——凡是涉案人数超过 10 人的案件，在我们看来就是群体性的大案要案。火灾发生在白天，而且相对集中在华商们的库房后面，据说是由于一个垃圾桶着火引起的。一共只有十几家华商受灾，损失不过十几万元。尽管如此，我们的领事还是与当地市政府、警察、消防和市场主管部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使灾后事宜得到了妥善解决。

同年秋，布市传来消息，那里的中国人大市场发生了火灾，规模不小于去年伯力大市场的规模。没等总领事馆派员前往处理，阿穆尔州华商会

会长岳强专程飞到了伯力，代表受灾华商向总领事馆报告了火灾及损失情况。火灾发生在夜间，由于市场消防通道不畅、抢救不及时，有上百华商的库房被烧，堆积的货物和藏在里面的钱款损失惨重。我们的领事火速赶到布市后，却遇到了极大的工作障碍，而这个障碍竟然是来自中国人自身。根据当地法律，只有受災者向警方报案并列出受损财物清单，警方才会立案侦查。但是，库房内的中国商品绝大部分是通过“灰色清关”渠道进入俄罗斯的，华商既没有报关单也没有商检文件，拿不出能够证明商品属于他的证据，往仓库里放钱就更不消说了。所以，中国人一琢磨，谁也不去向俄警方报案，任凭总领事馆怎么劝说都没有用。

这起火灾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们一算，照这样下去，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没准儿还会有新的火灾发生，其中以伊尔库茨克“上海”市场的危机最大。凡是去过伊尔库茨克出差的领事都知道，“上海”市场内人员密集拥挤，通道狭小不畅，两个摊位加在一起还不如伯力或布市市场上的一个摊位大呢。关于伊尔库茨克市政府计划拆除或改造该市场的传言甚嚣尘上，但却几年也不见一点动静。为了不让悲剧再度上演，总领事馆真可谓未雨绸缪、用心良苦。在我的建议下，我们把领区内每个大城市里中国人相对集中的市场、宾馆的地址主动提供给俄方，请俄消防部门予以重点关照，请市政部门在这些场所建立健全消防设施。我们还要求各地侨团、商会组织协助宣传，周知市场上的中国公民吸取上述三把大火的教训，加强消防防火意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把这项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伊尔库茨克的“上海”市场和海参崴的“体育”市场。由于这两个市场是人员最多、条件最差、危险最大的，所以我们的领事亲自到市场上提醒大家注意有关事项。

要保护别人，首先要保护好自己。我们总领事馆同样也进一步提高了警惕、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尤其是成总领事，他在 G 国任“副大使”时就曾遭遇过火灾，那次火灾虽未造成外交人员伤亡，但却使使馆财产损失较

重,为此该馆还受到了外交部的通报批评。在馆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我们在每一个办公室和每一个馆员住所都配备了干粉灭火器,还专门进行了数次防火灭火的实战演习。我还照会俄有关部门,把总领事馆和每位馆员的住所地址通报对方,请其在防火和治安方面予以关注。

还有一件与火灾有关的事。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位姓罗的女士。她说,她与一家俄罗斯公司合作从中国向滨海边疆区输送了一批农业人员,共 32 人,在游击队城种菜。这些农民抵俄开始工作后不久,宿舍不幸发生火灾,虽然没有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但包括她本人在内的集体保管的护照全部被烧毁了——好在俄方合作伙伴手里保留着所有的护照复印件。由于这 32 人刚刚开始工作,如果马上回国损失将是巨大的,所以罗女士希望在我们总领事馆补照。她研究了我们的有关规定,最大的困难在于“见面原则”——如果把 32 人全部或分批拉到伯力,误工的损失和路费的花销实在太大,她恳请我网开一面,让她作为代表来为 32 人补照。我说,“见面原则”绝对是不能违反的,但可以采取变通方式。当时,正好我们有同事在海参崴出差,我让罗女士包租一辆大车把人拉到距游击队城只有几十公里的海参崴,在我们同事下榻的宾馆“面试”并留下照片。与此同时,我们一方面向国内发照机关核实火毁护照的情况;另一方面向俄罗斯内务机关核实火灾的真实性。如果一切属实,等护照补办好后,只需她一人来伯力代表 32 人领照就行了。她激动不已,连连说着感谢的话。大约一个月后,罗女士得到了护照办好的通知,她坐了一夜的火车来到了伯力。她领完护照后并没有马上离开,一直在领事部门口等候。结束接待工作后,我在门口碰到了她。她二话没说塞给我 100 美金就要走,我坚决给她退了回去。后来,她又专门来了一次伯力,给我们送来了几箱他们亲手栽种的新鲜蔬菜,让我们一定收下,否则拿回去路上也只有坏掉。这下,我们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